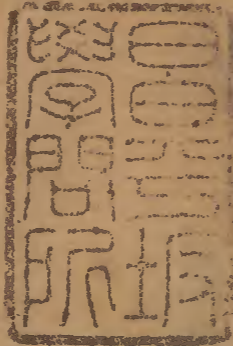


叅定朱子語類經說



二	九	漢
一	四	書
一	七	門
九	二	
冊	架	函
號	類	

元	九	漢
一	四	書
七	二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09
冊數	20 (14)	
函號	298	253

五



朱子語類大全集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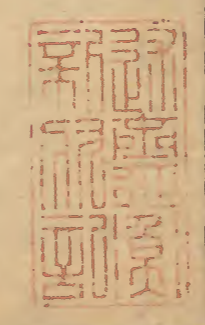
中庸

中庸綱領

七則

中庸名篇者本取時中之中然所以能時中者蓋因有未發之中在所以先開說未發之中然後說君子之時中

中庸之中是兼發而中節無過不及者得名實兼中和之義故周子曰惟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若不識得此理則周子之言更解不



問明道以不易為庸、先生以常為庸、二說不同、曰、  
不易二字、是事之已然者、自後觀之、則見此理  
之不可易、若庸則日用常行者、便是惟其常、所  
以不易、如飲食之有五穀、衣服之有布帛、若奇  
羞異味、錦綺組繡、不久便須厭了、庸固是定理、  
若直解為定理、却不見得平常意思、以平常言、  
則定理自在其中矣、  
惟中故庸、堯授舜、舜授禹、當其時、都合如此做、做

得來恰好、所謂中也、即平常也、湯武之事亦然、  
如極暑時、須飲冷、就涼處、衣葛揮扇、隆冬時、須  
飲湯、就密室、重裘擁火、此便是中、便是平常、若  
暑時重裘擁火、寒時衣葛揮扇、便是差異、便是  
失其中矣、  
形氣之私、如飢飽寒煖之類、皆生於吾身血氣形  
體、而他人無與、所謂私也、未便是不好、  
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未復合為一理、天下  
萬事萬物、都要逐一理會過、豈可說曉得一理



了萬事都在裏面。所謂中散為萬事，便是中間所說智仁勇與九經與祭祀鬼神等許多事理。聖人經書所以好看，中間句句是實理，無此子空缺處。

舊讀中庸都心煩，看不得，且不知是誰做。若以為子思做，又却時復有箇子曰字，更沒理會處。蓋其僻性讀書，須先理會得這樣分曉了，方去涵泳他義理。後來讀得熟後，方見是子思參取夫子之說，著為此書，自是沉潛反覆，逐漸得其旨。

趣定得今章句一篇，擺佈得來，直恁細密，又如

太極圖，若不分出許多節次來，後人如何看得。

天命之謂性章 十二則

天命之謂性，是專言理，而氣亦包在其中。若云兼言氣，便說率性之謂道，不去。如太極雖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

天命之謂性，萬物皆同這箇源頭。聖人所以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由其一原故也。若非同此一原則，人自人性，物自物性，如何盡。

得

人物本來都是天地所生。共這根蒂。所以大率都同。聖賢出來撫臨萬物。各因其性而導之。如昆蟲草木。未嘗不順其性。如取之以時。用之有節。當春生時。不斫天。不覆巢。不殺胎。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所以能使萬物各得其所者。惟是先知得天地本來生生之意。

伊川解率字訓。循到呂與叔說。循性而行。則以爲

非是其自言。則曰循牛之性。則不爲馬之性。循馬之性。則不爲牛之性。乃知循性是循其理之自然爾。

淳問率性通人物而言。如鳶有鳶之性。魚有魚之性。其飛其躍。天機自完。便是天理流行發見之妙處。故子思姑舉此一二。以明道之無所不在。否曰。是率人之性。則爲人之道。率物之性。則爲物之道。若謂以人循之。而後謂之道。則人未循之前。謂之無道可乎。

修道之謂教亦通人物就物上亦有品節先主所以咸若草木鳥獸如周禮掌獸掌山澤各有官如周公驅虎豹犀象龍蛇如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之類各有品節使萬物各得其所亦所謂教也此所謂盡物之性但於人較詳於物較略人上多物上少按率性修言大學平天下止及新民惟易象嘗言育萬物中庸言盡物性而育之盡之者人也人者萬物之主物在人中矣程子因車尾萬物育焉之句以率性兼物言朱子承之謂率與修皆通人物夫率性猶可兼通於物修道不得不專屬諸人物雖能率性而非此之所謂道也此所謂道人

路也非太極也太極貫於未生以前人路見於成性之後其有不率者則修之君子自修修也使人修亦修也朱子向後諸條云疾行先長亦行豈可謂道運水搬柴須是方可謂道桀紂亦手持足履豈可謂道蓋以之數者皆率其氣非率其氣中之理也物不過能率其氣如之何以道兼屬之且人性皆善故率之便可謂道物性固有不善者鳩鵠豺狼各率其性謂之何哉至于修則人為之品節非能使物自修也教之義又何涉于物也中庸所明性道教專屬人身易又云成之者性也中庸所明性道教專屬人身易所云成之者性也中庸所明性道教專屬人身易指固自殊矣使必以物之率性與人之率性同謂之道究將有混則於物之弊而龜山之無適非道與龐居士神通妙用之說不仍入而攬其中哉矣

楊氏所謂無適非道與龐居士神通妙用運水搬

柴之頌同病。如徐行後長，與疾行先長，都是行。然徐行後長，方是道。若疾行先長，便不是道。豈可說只行底便是道。運水搬柴，須運得水，搬得柴是。若運搬得不是，如何是神通妙用。佛家所謂作用是性，便是如此。他都不理會是非。只認我這會說話底，會作用底，叫著便應底，便是神通妙用。

所謂不可離者，道也。若便以舉止動作爲道，則無適而非道。君子何用恐懼戒謹。何用更學道爲。

又何用更說不可離也。

大學所以說格物，乃是就形而下之器，尋形而上之道，便見得元不相離。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所謂道者是如此。何嘗說物便是則。龜山便指物做則。只就物上分精粗爲物。則如云目物也，目之視乃則也。耳物也，耳之聽乃則也。不知目視耳聽，依舊是物。其視之明，聽之聰，方是則也。龜山又云，手之不可履，猶足之不可持，此是天職。率性之謂道，只率此自然之理耳。不知桀紂亦

是手持足履如何便喚做道。伊川云。夏葛冬裘。飢食渴飲。若著此私吝心。便是廢天職。須看著此私吝心字。

不覩不聞。不是合眼掩耳。只是喜怒哀樂未發時。萬事皆未萌芽。戒謹恐懼。便是所以養其未發。聳然提起此心。常在這裏。便是防於未然底意思。

無事時如何戒謹恐懼。只不要昏了他。便是要之。這處難言。大段著意。又却生病。只恁地略約住。

道着戒謹恐懼。已是剩語。然不得不知此說。

戒謹恐懼。以此涵養。至於開物成務。却在博文。此事獨脚做不得。只是源頭正發處自正。

中庸戒謹恐懼。大學格物致知。皆爲學知利行以下說。然聖人亦未嘗不戒謹恐懼。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但聖人所謂念者。自然之念。狂者之念。則勉強之念耳。

所謂不睹不聞。是從盡處說來。非謂於所睹所聞處不謹也。如曰道在瓦礫。便不成不在金玉。



戒謹無箇起頭處。只是普遍都用。黃灝謂戒懼是統體做工夫。謹獨是又於其中緊切處加工夫。先生以爲然。問不覩不聞者。已之所不覩不聞也。獨者。人之所不覩不聞也。先生曰。是戒是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問不睹不聞處。能存天理了。下面謹獨似多了一截。曰。雖是存得天理。臨發時也須點簡。這便是密處。若只說是存天理了。更不謹獨。却是只用

致中。不用致和了。又問致中是未動之前。戒懼却是動了。曰。莫看得戒謹恐懼太重。此只是略省一省。不是驚惶震懼。是箇敬模樣如此。伊川所謂也不大段用力。孟子曰。操則存。操亦不是著力把持。謹獨不止是念慮初萌。凡自知處。如小可沒緊要事。只胡亂去。便是不謹。問戒謹恐懼是自所覩所聞。以至於不覩不聞。慎獨是自發於心。以至見於事。如此方說得不可。

須臾離出曰然

大本用涵養中節則須窮理之功

在中者未動時恰好處時中者已動時恰好處才發時不偏於喜則偏於怒不得謂之在中然只要就所偏倚一事處之恰好則無過不及矣蓋無過不及乃無偏倚者之所爲而無偏倚者是所以能無過不及也

榮陽王哀樂過人以其哀時直是哀纔過而樂亦直是樂情性之變如此之易不恒其德故也

如今在此坐卓然端正不側東不側西便是中底氣象然亦是比之大段不中者可謂之中非能極其中如和亦有大綱喚做和者比之大段乖戾者可謂之和非能極其和如合喜三分喜了四分便非和矣致是要得十分中十分和楊呂諸公說求之於未發伊川又說於已發處觀如此則是全無未發時放下底今且四平著地放下要得平帖湛然無一毫思慮及事物來隨宜應接當喜則喜當怒則怒過了此心湛然還

與未發時一般。方是兩下工夫。曾子三省亦是已發後省察。未發已發只是一件工夫。無時不涵養。無時不省察耳。戒懼是長長地做。謹獨是又提起一起。如騎馬自家常常提掇。及遇險處便加些提控。問未發時當以理義涵養。曰未發時著理義不得。纔知有理有義便是已發。此時有理義之原。未。有。理。義。條。件。只。一。箇。主。宰。嚴。肅。便。有。涵。養。工。夫。問平日無涵養者臨事必不能勉強省察。曰有

涵養者固要省察。不曾涵養者亦當省察。不可道我素無涵養。於已發處更不管他。若於發處能點簡。亦可知得是與不是。今言涵養則曰不知。先知理義者。涵養不得。言省察則曰無涵養者。省察不得。二者相推。却成擔閣。要知二者可以交相助。不可交相待。孟子所謂存心養性。收其放心。操則存。此等處。乃致中也。至於克廣其仁義之心等處。乃致和也。靜時思慮未萌。知覺不昧。乃復所謂見天地之心。

靜中之動也。動時發，皆中節止於其則，乃良之  
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動中之靜也。  
問一陽之復，在人言之，只是善端萌處。否曰：以善  
言之，是善端方萌處。以德言之，昏迷中有悔悟  
向善意，便是復。如睡到忽然醒覺處，亦是復底  
氣象。又如人之沉滯，道不行到極處，忽少亨達。  
雖未大行，已有可行之兆，亦是復。這道理千變  
萬化，隨所在無不渾淪。  
世間何事不係在喜怒哀樂上。如喜一人而賞之，

而千萬人勸。怒一人而罰之，而千萬人懼。以至  
哀於鰥寡，樂育英材，便是萬物育。以至君臣父  
子夫婦兄弟朋友長幼相處相接，無不是這箇  
節。這喜怒哀怒中節處，便是實理流行。

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  
不害為安泰。問吾身之天地萬物如何，曰：尊卑  
上下之大分，即吾身之天地也。應變曲折之萬  
端，即吾身之萬物也。

按此為聖賢處亂世不得  
位者言，然近於自慰寂寥  
不如說實事，愚  
嘗有位育解

仲尼曰君子中庸章 二則

為善者君子之德。為惡者小人之。心。君子而處不  
得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於無忌憚者亦有之。  
惟反中庸方是其無忌憚也。

儀禮古人祭祀皆稱其祖為伯某甫。可以釋子思  
不字仲尼之疑。

道之不行章 一則

知者見得過高。只要見得便了。不理會行。賢者資  
質既好。便不去講學。故不明。知如佛老。賢如一

種天資好人

舜其大知章 二則

兩端不專取中間。如輕重。或輕處是中。或重處是  
中。惟其說之是者用之。非棄其兩頭不用。

孔子竭其兩端。是說與人者。無一毫之不盡。舜之  
執兩端。是取於人者。總包括盡。無一善之或遺。

天下國家可均章 二則

中庸不可能。是賢者過之之事。但只就其氣稟所  
長處。著力做去。而不知擇乎中庸也。

中庸非別有箇道理只於三事做得恰好便是中庸不然只是三事

素隱行怪章 一則

問遵道而行半塗而廢曰只為知不親切故守不安穩若大知之人千了萬當所謂吾弗能已者只是見到了自任不得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 八則

聖人不能知不能行者非至妙處有所不能天地間固有不緊要事聖人不能盡知緊要者則聖

人能知之能行之若妙處聖人有不能粗處却此之非聖人乃凡人也

鸞飛魚躍只是言其發見耳釋氏亦言發見但一

切混亂吾儒須辨其定分君臣父子皆定分也

鸞必辰於天魚必躍於淵按止言定分與龜山所云手之不可履猶

足之不可持如何彼言聖狂所同此言父須定於慈子須定於孝也

鸞飛魚躍上下昭著莫非至理但人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分將出來不得須於此自有所見

子思說鸞飛魚躍今人一等忘者是不知他那飛

與躍有事而正。又是迭教他飛捉教他躍。皆不可。

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者。只欠箇古人真見爾。如曾子說忠恕。是他開眼便見得忠爲體。恕爲用。真箇可以一貫。如今人須是對冊子上安排對副。方始說得近似。少間不說。又都不見了。

如釋氏雖是說空理。然真見得那空理流行自家。雖是說實理。却只是說。初不曾真見得那實理流行也。釋氏空底。却做得實。自家實底。却做得

空。緊要處。只爭這些子。如今伶俐者。只理會得文義質朴者。和文義都理會不得。

造端乎夫婦。夫婦者。人倫中之至親。且密者。夫人所爲。蓋有不可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子。苟於是而不能行道。則面前如有物蔽焉。旣不能見。且不能行也。所以孔子言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此章前說得恁地廣大。末却說造端乎夫婦。乃是。指切實處做去。

朱子經說 卷五 中庸 道不遠人章 一則

問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只是恕何故作忠恕說曰忠恕兩箇離不得方忠時未見得恕及至恕時忠行乎其間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非忠者不能也故曰無忠做恕不出來

鬼神之為德章 五則

體物而不可遺用拽轉看將鬼神做主物做賓方看得出是鬼神去體那物鬼神却是主鬼神主乎氣而言只是形而下者但對物而言則

鬼神主乎氣為物之體物主乎形待氣而生

體物而不可遺是就陰陽上說後却以祭祀言就其親切著見者言之也若不如此說則人必將風雷山澤做一般鬼神看將廟中祭享者又做一般鬼神看故即其親切著見者言之欲人會之為一也

上下章自恁地說忽然中間插入一章鬼神也是為飛魚躍底意思

問鬼神是功用良能曰但以屈伸看一伸去便生



許多物事一屈來更無一物便是良能功用問  
 在天地為鬼神在人為魘按魘字皆從鬼似屬死者言然肝藏魘肺藏鬼魘與鬼交而成夢皆是生人事朱子亦言吾年來健忘是鬼先衰豈得執定死後謂之魘鬼特對精氣作如此天地公共底謂之鬼神又問體物而不分別說可遺曰只是這一箇氣入毫釐絲忽裏去也是這陰陽包羅天地也是這陰陽

舜其大孝章 二則

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流散曰覆物若扶植種

在土中自然生氣湊泊他若已傾倒則生氣無所附著從何處來相接如人疾病自有生氣則藥力之氣依之而生意滋長若已危殆則生氣流散而不復相湊矣  
 三年之喪父母之喪呂氏却作兩般蓋見左氏載周穆后薨太子壽卒謂周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左氏說禮皆是周末衰亂不經之禮不足據君舉所以說禮多錯者緣其多本左氏也

哀公問政章 七則

修身至知天，是倒看根本在修身，然修身得力處，却是知天。知天是知至物格，知得箇自然道理。學未知天，見事頭緒多，知天了便多定。不是思事親，先要知人是思事親，更要知人。若不是好底人與他處，豈不為親之累。事未至而先知其理，謂之豫。橫渠曰：精義入神者，豫而已。

道前定則不窮，連上三句都包在裏面，是有箇妙用，千變萬化而不窮。他人處置不得者，自家便

處置得，他人理會不得者，自家便理會得。按此只說

不窮要知如何是道前定

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

然以其大而急者為先。

思之不謹，便有枉用工夫處。思之不及，固是不謹。

思之過，亦是不謹，所以聖人不說深思，不說別

樣思，說箇謹思。

問而弗知，須研窮到底，使答者詞窮理盡始得。

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章 五則

能盡得真實本然之全體。是盡性。能盡得虛靈知覺之妙用。是盡心。

至誠盡人物之性。非特曉得盡。亦是處之盡其道。若凡所以養人教人之政。與夫利萬物之政。皆是也。有天地。少至誠不得。故曰與天地參而爲三。

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盡人性。是有教化使復其善。盡物性。只是所以處之。各當其理。且隨其所明使之。其所明亦只是此善。聖人便是用他。

善底如馬悍者。用鞭策亦可乘。然物只到得這裏。此亦是教化。是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使之也。如虎狼。便只得驅而逐之。陷而殺之。

人在天地中間。雖只是一理。然天人所爲。各自有分。人做得底。却有天做不得。如天能生物。而耕種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溉必用人。火能燻物。而薪爨必用人。裁成輔相。須是人做。非贊助而何。

贊天地之化育。蓋天下事。有不恰好處。被聖人做。

得都好。丹朱不肖，堯則以天下與人，洪水汎濫。舜得禹而民安居，桀紂暴虐，湯武起而誅之。

其次致曲章

四則

曲是氣稟之偏。如稟得木氣多，便溫厚慈祥，從仁上去發仁多，便侵却義底分數，不見了發強剛。毅就上克擴推而至於極，便是致氣稟篤於孝，便從孝上致曲，使吾之德渾然是孝，而無分毫不孝之事。至於動人而變化之，則與至誠之所就者無殊。

致曲不只是推其所長，是逐事上著力。事事推致其極，如事君則推致其忠，事親則推致其孝，與人交則推致其信。

問如程子說，或孝或弟，或仁或義，所偏發處，推致其極，恐將來只就所偏處成就，曰不然，隨其善端所發，各就此上推致，非止就其發見一處推致之也。如孟子克其無欲害人之心，克無穿窬之心，正是致曲處。所謂擴克其四端是也。問既是四端，安得謂之曲？曰四端先後互發，豈不是

曲孟子云知皆擴而克之自可見若謂只有此  
一曲則如何得該徧聖人具全體然當用時亦  
只是發一端如用仁則義禮智如何來得按初  
條以  
氣質之偏為曲次在曲也夷惠之聖也此條以  
所發之端為曲次在致也湯武之身也此條義  
長

問易中納約自牖是因人之明而導之致曲是因  
已之明而推之亦略相類曰正是如此

誠者自成也章 三則

聖人至誠便自始生至沒身首尾是誠顏子不違

仁便是自三月之初為誠之始三月之末為誠  
之終三月以後便不能不間斷矣日月至焉只  
就至焉時便為終始至焉之外即間斷而無誠  
無誠即是無物矣  
人心無形影惟誠時方有這物事  
不誠則雖為其事與無事同  
故至誠無息章 三則  
至誠無息一段諸家多將做進德次第說只一箇  
至誠已該了豈復有許多節次

久則徵久然後有徵驗只一日兩日工夫如何有徵驗

呂氏說有如是廣博則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則其精不得不明兩句甚善譬如為臺觀須是大做根基上面方可以高大又如萬物精氣蓄於下者深厚則其發越於外者自然光明

大哉聖人之道章

四則

聖人將那廣大底收拾向實處來教人從實處做將去老佛之學則說向高遠處去都無工夫了

聖人雖說本體如此及做時須事事著實如禮樂刑政文為制度觸處都是體用動靜互換無端無少空闕若於此有一毫之差則便於本體有虧欠也

尊德性而道問學一段細分則有十事其實只兩事兩事又只一事只是箇尊德性却將尊德性來道問學然須有許多節奏方備非如今人略見道理便云無工夫可做也  
高明而不中庸將流入於佛老之學如儒者遠庖

厨佛遂至食素。儒者不遜聲色。佛遂至絕人倫。如陸子靜天資甚樣高明。却是不道中庸後其學便誤人。

問學工夫節目却多。尊德性工夫甚簡約。且如伊川說主一謂敬。無適謂一。只是如此。別更無事。其向來說得尊德性一邊輕了。今覺未是上面一截。便是一箇坯子。有這坯子。學問之功。方有措處。愚而好自用章一則。

存書須先識取聖人功用規模廣大處。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只看此數句。是甚麼樣氣象。若使有王者受命而得天下。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天下事一齊被他改換一番。其切近處。則自彼一念之微。而無毫釐之差。其功用之大。則天地萬物一齊被他剪裁成。截然而不可犯。須先看取這樣大意思。仲尼祖述堯舜章一則。大德是敦那化底。小德是流那敦化底出來。便如

忠恕。忠是做那恕底。恕是流出那忠來。底如中和。中便是大德。敦化和便是小德。川流。聖人許多文章。制度禮樂。顛來倒去。都只是這箇做出。人若理會得那源頭。只是一箇許多頭項。都有歸著。如天下雨。一點一點都著在地上。惟天下至聖章一則。足以有臨。大槩是有過人處。方服得人。且如臨十人。須是強得十人。至於百千萬人。皆然。若臨天下。便須強得天下。所以道是亶聰明。作元后。又

曰天生聰明。聰明時憲。大槩要那聰明。

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章一則

至聖章言如天如淵。至誠章言其天其淵。此原非兩人事。只當以表裏觀之。至聖一章說發見處。至誠一章說存主處。聖以德言。誠則所以爲德也。以德言。則外人觀其表。但見其如天如淵。誠所以爲德。故自家裏面。却真是其天其淵。惟如天如淵。故凡有血氣者。莫不知尊而親之。自其表而觀之。則易也。惟其天其淵。故非固聰明聖



知達天德者不足以知之。自其裏而觀之。則難也。

衣錦尚絀章 三則

中庸首章是自裏面說出外。自天命之性。說到天地位萬物育。末章自外面一節收斂入一節。直約到無聲無臭處。與首章實相表裏。君子之道。固不暴著於外。然曰惡其文之著。亦不是。無文自有文在裏。不厭而文且理。只緣有錦在。若上面著布衣。裏面著布襖。便是內外黑窳。

窳地。

不大聲以色。只是說至德自無聲色。不是說篤恭了。便不用刑政。不用禮樂。但古人自有德以感人。不靠刑政爾。

三子紀言

卷五

三

三子紀言  
卷五  
三

三子紀言  
卷五  
三

